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六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編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占

杜延祁清宰叅閱

劉侍御集

雜著

劉鳳

記任公事蹟

禦倭

任公名環字應乾山西長治人也以世宗二十三年進士又九年為蘇郡丞倘儻弘諒廉武仁恕其蒞

事皆以衷誠篤之，不以市名人謂煦煦專爲惠，公蓋任心而行，明年爲壬子閏三月，始以倭警聞，時承平久，兵猝起，遠近震駭，公率衆禦之寶山洋衛尉張冶以甲士五十前鋒殺賊一人，或橫刺之，墜衆潰走，公叱止之不得，曰：士未訓，固不可責以死。明日又出，獨前搏賊，賊愕不敢動，相守數日，潛遁去，追之不及。四月又犯太倉，蔡中丞亟奔命，然士望風走，乃入城守。適有飛語，蔡遂如蘇，檄公討之，付兵三百，皆新募，公以必死，無旋踵，不入與家人訣，爲書付之而行。親

介胄臨陳。士以公激之。無敢不從。特賊鋒銳甚。勢不
知是則賊不得掠敵屢戰。嘗縮。然賊亦憚不敢肆。公躡之。隨所向。設拒
敵。衣芒屨。與士雜行。濡雨。際昏黑。無休舍。依草間。齧
糲。飲水。同勞苦。且踰。勉以古義。烈事。故士遂歸心。與
公。死。生。之。矣。賊潛出沒。公夜追之。出其前後。宰夫佩
欲免公。嘗衣公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公嘗墮
溝中。賊過之。不知。匿至明。士始跡得。又遇之。矢帽集。
士以死捍公。亦被傷。士昇之。趨濱水。梁已撒。丈餘。
而過。追急。佩留禦之。死焉。乃免。公已求得其元。爲流

涕親酌之。屬公疾，猶強力起巡壘。衆憐公壯氣，或上其狀。使者檄公歸郡。七月，賊蕭顯等陷上海。自吳淞出洋中，戈船要之，不得前。以五百人據南沙。又檄公率解明道兵往擊。適新寇至，衆盛相與守之。至十二月，命將湯克寬來討。湯雖世將驕敵，士僑土又不相中，驅之入賊伏中而敗，失亡千人。公恨湯不足與計，獨率所領堅壁，斷其歸道。至除夕，公謁賀歸，賊乃俟間突圍逸。明年癸丑五日，薄嘉定城下。值浙使者命裨將盧鏗赴援，公亦以前功遷秩，領憲監四郡兵事。

與鏜夾攻以舉燧爲約賊出掠歸四面進士殊死縱
大殪之賊奔慮士以貲戀不盡力舉焚其重追至青
村賊入保壘計可必取會大雨又得豕突去上海攻
圍急公以輕縱三百及僧八十人跡之擊敗之五里
橋習家墳又會鏜襲其大巢破之別屯他所者公皆
分遣掩之而身與董公邦政及克寬會華亭設覆敗
賊城下賊乃遁之游已而賊逼內地公跳驅至常熟
與其尹設櫓械備其衝潛出兵禦却之又以兵援崑
山而身間行抵太倉則毛家葛隆諸屯賊皆會集傳

於城三面治攻具有必剪屠意除道覘望群醜坐甲
斷遏聲援以百夫門焉衝梯隧道肉薄而登公率死
士飛刃斫之連發縱碎其首矢石交下相殺傷甚衆
又絕兵下突而前賊氣奪委棄塗地走始謂我易與
城可旦夕拔至是始畏恐不敢緣我堞六月賊三支
自柘林分道逼郡城時青兵連戰頗斬獲旣梁鳳以
真儀兵覆沒長兵利鏃皆爲賊得藉以攻我督將萬
表又遇之敗失亡狼藉勢遂大張民逃避無所號呼
震野焚掠慘不可勝門不敢啟擁塞蹂踐乘陴者望

之而嘆攀緣上者又絕絕而墮公適還自真義曰柰
何坐視之縱有覘謀我在何患身自出辟門令男女
以列進且察之賊間竊入卽縛訊駭以爲神累日所
活蓋數萬人復以鮮明道兵出疾力戰賊退入太湖
吳江兵用解艫邀之乃棄所獲餌我因得逸由平望
去公又以功進秩參藩復視事甲寅正月賊陷崇德
復由平望入公以沙上兵列沮洳欲截之不克會吳
江守已固遂去四日柘林賊復犯縣境按使者周公
如斗移檄公合幕府調集彭氏苗夷及守林公懋舉

督俞大猷等諸軍夾擊之盛墩斬三千級又合丞熊公桴等擊之泖湖斬七十三級賊始大挫五月又一支突至郡分爲二一從陸抄掠一入太湖公追之急賊漫入川瀆恣其恣然爲我所阨不得逞由常熟去在柘林者復來陸涇幕府又移公合諸師搗之戰始交獲其舟三明日賊復揚帆直上公以夷兵鏖之壩上自辰至申賊披靡斬首八百幾殲焉六月餘賊二千又自崑山至郡城下公以解明道兵與戰敗之又至平望者公急往據盛墩乘之浙兵亦至賊遂絕

跡去而公以奉諱亟徒跣歸居喪摧毀過甚又以前

膏不顧身蒙犯矢刃傷瘳遍體疾大作亡何卒郡人

任公亦得贈京卿有世爵

聞而巷哭私相與俎豆之者衆使者乃上其狀得請

爲祠郡內額以褒忠歲時祀守親蒞夫以公聲烈卽

質之典制勞定國死勤事捍節禦忠皆兼有之矣嘗

聞公居家孝友發自天性遇家人極義恩嫻戚黨族

無不敦恤至行孚備卽自喪其親而毀迄不自全以

不逮養爲憾則其誠仁可知一旦起儒生當事變惟

忠國衛民安全之圖危忘死盡節官下此豈有意富

貴舍不貲之重，竊冀非望耶。誠激以大義，厲死綏之志。雖得全，亦非始所料。將帥之臣，平居自詭立功名，及與公赴敵，皆失措色死灰矣。公勇氣方倍，從容麾之，則豈常情所能矯厲哉。若城下之役，開門延敵，則城社與百萬衆繫之。公決策納外入者，膽智絕人遠矣。余時親見傷殘者，慄不交。公出涕拊接，親爲裹創。士卒最下者，皆與通飲食。古稱不乘騎，不張蓋，投醪分少絕甘，士不就頓不先休。公特不足言也。其功在國社，名在簡竹。恩在東南諸郡邑，而蘇尤被公澤深。

余與公同推擇爲吏，允禦寇始卒，又親所覩記，并得之所傳聞，亦甚核。閱二十餘年，爲萬曆甲戌，蜡直載之書，不以文。

將議

選任將帥

古之將，六卿之長也。執鼓以令衆，其謀慮也。先國而後身，其使衆也。若屈伸臂指之無間，其征不服也。有放伐而無逆戰，故君之命將也。曰社稷之命在將軍，授之斧鉞，曰從此上至天，下至地，將軍制之。齋宿于廟，以授旗鼓，推轂而送之，其待之隆如此。將旣受命，

于君乘車凶門而出必死無反顧心則雖未振鐸作旗致三軍之衆樽俎之間已知千里之外其克敵制勝非始于鼓之日也後世之將既異乎此故將之用于時與時之求善將也二者何相悖乎忠非不竭于奉上乃不能免其身勝氣遠圖以讒傷而覆之或倚待于將者甚至而奔敗相屬覆亡不暇此非授之不慎則膺揚之任固難其人哉夫常才不可以應卒變兵便机詐又不可以常形槩之嚴令必罰斷擊不請平世之所難行奮死犯難屠腸涉血士不能以必勇

白刃在前、介馬疾馳、聞金鼓之聲、氣不能以自強、故世以善將名者、必出于累戰之後、方草昧未定、則夫人而非將也、及累世熙洽、則夫人而非怯懦也、所謂退有從容、偃仰之安、進有危死、傷剗之害、人情自非迫於不得已、孰肯甘之而無懼哉、今時五兵不試、戎車不駕、爲日已久、如往者東南之役、將皆中外重臣、一時之選、雖有克捷、竟不能摧蕩兇醜、殄滅之也、嘗驅六郡良家、合百粵鬪士、成師而出、一呼而潰者數矣、其以凱入者無幾也、至于百夫櫻險、萬人守之一

奮而起，無不披靡辟易，卒縱而去之耳。將亦屢易費，亦無笑士之傷殘者，亦不可計其能無患者，以國之寵靈相繼歸命，遂肆之于市，非能力而拘之原也。顧以繆巧致之功，誠有焉，謂之善戰可乎。竊怪以國家兵勢之強盛，器甲之堅利，儲積之富厚，然終不能摩壘而一戰，我方車馳徒走，彼已襲擊凌遽，其來無嚮。將卒錯愕，無所施力，故以地利則我之所習，以衆寡則相懸，以智計則彼直狡而已。非有兵謀戰陣之法也。以當時所睹見，士雖勇而不服習，且未選，前方進

而後已引退。此以不繼而敗也。卒遇伏而驚馳突猝至。遂亂不可整。此斥埃不設。申令不嚴而敗也。士方大集。不乘其銳而用之。復違其長技。置之迫厄。窘束無以騁。縱疾力所向未定。而机已泄。此怯而寡謀以敗也。故海上有事以來。死將多矣。豈不投軀赴命。殉節扶義哉。然大率冀天倖以無乏絕。乘危險而徼之。非有成謀以效死也。庸獨能償其負乎。或者謂文吏帷幄運籌而已。貫弓挾矢而馳者。介冑之士也。將必藉焉以爲功。故自列校起行伍。擁旄節材武驍勁善。

養死士得衆心者。此戰之資也。而勝不存焉。樓煩騎射。青齊讜勇。楚越標捷。此戰之具也。而全不存焉。夫將必明于陰陽動靜之運。刑德奇偶之數。迎逆先後之度。內全其如。遂樹渠之係。外固其險阻難易之勢。此戰之主也。然非所以用戰也。且今之所當值。皆自戰其地。惟自戰其地爲兵法所忌又非有大敵梟雄難禦之變也。又非懸兵束馬。贏糧深入。橫絕萬里。窮討伐也。所有事不過赤子弄兵。潢池與虜盜邊境而已。遠則鎮戍相望。近則部使者以時撲遏。尚何難哉。然少一觸之。輒糜沸而起。

不可禁也。况有進于此，可無重慮哉。語有之曰：勢之有形埒者，可見而學也。道之有偏籍者，可誦而傳也。兵勢者，無形可握執，而智略者不繫于法，言所不載也。呼吸之間，轉負爲勝，決之俄頃，而發之莫當，與鬼神通謀，造化合符，凌天振地，抗秦岱蕩四海，迅若飛鳥，驚獸故建鼓不出庫，而莫不悛懼，伏者戰之上也。然欲求之于倉卒乎？將預詢咨羣議，試用而徐進之乎？欲困于世胄象賢而用之乎？將不以類拔于奴虜，徒隸羈旅乎？欲獎其振矜之氣，驕而弗抑乎？將取

皇明經世編

劉王二公集

卷之一

選任將帥

九

平露堂

于挫折喪敗窮而思奮，冀得一當乎？欲拘信文案，惑飛語，顧望掣肘乎？將推誠委信，寬以繩墨，畢其智能乎？故無患無人也，求之不廣，蓄之不預，賢不肖無所分別，持祿養交者衆，而幕府上功，或從中制，可以私請，此壯士所扼腕，而天下事所以不可量也。

王奉常集

策

王世懋

江西武舉策

戰守

問彭蠡爲江右巨漚，天險所稱，繇來遠矣，然先代

尠兵革之事，不聞戡伐之勲。唐而後，略多事矣。卒
泯泯無足稱奇者。獨陳友諒攻南昌，我太祖高
皇帝提舟師救之，大戰彭蠡，遂殲巨敵，以有天下。
後二百年，逆藩倡亂，則有王文成、彭蠡之戰，俘厥
羣醜，實蔽中興。二者誠豐功矣，而皆在彭蠡。能一
揄揚其盛歟？然而友諒之銳，或曰疲于六旬之攻，
宸濠之威，亦云挫于皖城之下，豈其功有不專在
于戰者？昔人有堅壁不戰，委之以梁而自敗，有挑
之使攻，而兵自潰於郢下，其事得無近之歟？夫婦

師勿遏窮寇勿迫兵法也若彭蠡二戰僭犯之矣而卒以勝將帝王有真其所以取勝又有出于戰守之外歟爾諸士挽繁弱而談玉鈐久矣又生長其地當爲我究言之毋多讓

海內譚兵者云江右非用武之地而江右之士非兵家者流也愚生竊病此久矣執事循故典程騎射羣入彀之士而策之於關乃以彭蠡二戰勛下詢令士得張而侈之甚盛心也卽文弱儒緩之士慨然有封狼居胥之志矧生故業挽強而習鈐書者間從田畷

野老指示昔日戰爭處。則餘皇大牙隱然在目。登康
郎而撫遺蹟。鷹揚死綏之士。身若塞盪其間。其能無
一言以對嘗考之。禹貢云。彭蠡既豬。又云。東滙澤爲
彭蠡。而吳起述三苗氏之險。亦云。右彭蠡。蓋自古紀
之矣。意其瀰漫沮洳。天設險固。必當有擘畫之良策。
戡伐之奇勛。出乎其間。而前此何其寥寥也。蓋天下
稱戰伐之術者。曰孫吳。言攻守之善者。曰輪墨。非在
中原。則在吳楚。而此地常爲後爭先服之地。以故漢
唐而上。尠有聞焉。五代時。鍾傳取洪州。遂跨有八州。

之地。其子匡時弗能守也。楊氏不血刃而下之。歷宋南北二朝。代稱樂土。元兵南下。宋社旣屋。而文信國猶能以贛吉義兵奮袂興復。卽大勲未集。而義聲已振矣。泊元之亡。陳友諒以弑君之狡吏。奄有楚東西地。據我上游。我太祖高皇帝給之來攻。乘勝而西。遂一戰而破九江。再戰而下南昌。信臣精卒列守其地。友諒乃以蕪鄂之游魂。盡銳來報。嘗提數十萬衆于南昌城下。目若無堅壘矣。我太祖高皇帝徐起而援之。友諒解圍退入鄱湖。以拒。維時以六舟首敗。

其鋒者廖德慶之奇也。力脫上舟于膠者，常開平之銳也。韓將軍殺身以代主，劉文成畫策而移舟，於是康郎之水赤，而巨萬之衆殲，單舸之尸逃，而銜璧之勢成矣。識者謂我明一統之業，定於是舉。偉哉彭蠡之戰，其猶在鉅鹿昆陽之上乎。二百年來，恬愉嬉遨，而吳淠楚戍之禍，忽發於狂童誘我，蝨賊戮我，忠良蹂南康，躒九江，長驅而下大江，計不反顧，以爲南服在其掌握矣。時則有若王文成，潛出上游而討之，宸濠聞故巢之傾，惧而還闕，維時矢謀討賊，濱死而不

退者、伍吉安之爲烈也、捧檄提師、雲集而夾攻者、邢戴諸守之爲多也、擲火而樵舍、逐風、嘯呼而官亭波立、於是國師僞將、駢首而就擒、媚子爛妻、雪涕而胥溺、識者以爲世廟中興之祥、肇於是舉、偉哉彭蠡之再戰、其有光于康山湖口之捷乎、夫是二者之功、誠茂矣、若以愚所聞知、則當時守將之功、尤不可泯也、司馬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又曰、怒而撓之、佚而勞之、是以吳楚連兵挑戰、周亞夫臥壁不動、委之以梁而敵銳自盡、沈攸之

順流東下。柳世隆詈而挑之。攻計攻郢而萬衆瓦解。由斯而言。戰功最矣。守亦要焉。方友諒之攻南昌也。以傾國一舉之師。而壓危疑未定之郭。守非其人。計不終日。乘勝而鼓譟上流。中原之鹿。未知所歸矣。非朱文正鄧愈。堅晉揚之版。張子明殉解揚之節。何能淹寇六旬。以待皇師之至。聖恩故曰友諒之破。南昌守將之功也。方之安國持重。有餘功矣。宸濠之攻安慶也。以二郡摧破之威。而當人心易搖之地。賊一失守。勢必長驅。縱其無成。而龍蟠虎踞之故都危矣。

非張文錦揚銳之知患預防。崔文之乘城賈勇。安能挫賊銳氣。而返爲內救之師耶。愚故曰宸濠之破。安慶守將之功也。方之世隆守郢。無愧色矣。夫同此城守。同此豫章也。我攻則瑕。敵攻則堅。同此舟師。同此彭蠡也。我戰則克。彼戰則潰。豈非大統將集于我。明而真主自在。于南郢。故使敵人視魄。而我武必揚。殆猶漢祖所謂天授非人力者歟。若然者。是徒歸於天運之定。而未覩夫人謀之工矣。南昌一郡耳。高皇帝擇親信子弟爲守。割帳下之半而配之。策豎子。

之遲于必復也。告急之使至矣。而屢猶遲遲於寢。皇
之外。寧其以一郡爲餌哉。策敵勢之尚強。而我守之
猶有餘力也。頓兵六旬。師老財匱。此所謂強弩之末
也。然後鼓行而上。逆遏其歸。彼氣竭於三鼓。而我銳
用於初至。蓋以逸待勞。反客爲主。不待貫顛之矢發
而虜已在吾日中矣。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高皇帝
已燭照而討之。是寧可以歸師避也。斯謀也。其所謂
帝王之謀。出于萬全者耶。王文成之討賊也。檄文甫
布。義師未集。而首爲攻南昌之計。策豎子之守無素。

備也。賊且順流東下。而吾猶遲遲爲追擊之師。豈其以賊遺君父哉。策吳淠之必出下策。而龐涓之必反救魏也。傾其巢窟。係其罪人。此所謂破竹之勢也。彼縱欲直前不顧。而烏合內顧之士。安能迫之而東。我有先人之氣。而彼有自潰之形。蓋攻其必救。擊其情歸。不待燎鬚之助舉。而奴已落吾度中矣。滅此朝食。誰曰不可。王文成已屈指而籌之。是安可以窮寇避也。斯謀也。其所謂節制之師。好謀而成者耶。要之天下大計。不外乎戰守而戰守之善。莫先於用謀。我攻

之必瑕，而戰之必克也。兵法所謂廟筭勝者，得筭多者也。彼攻之必堅，而戰之必潰也。兵法所謂廟筭不勝者，得筭少而至于無者也。知己知彼，以多應無，是以成敗若此昭然也。論者不悉用謀之本旨，而猥云天命，是安可與知兵者道哉。抑生聞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臨事而爲謀者也。備于無事之時，以待夫事至而辦，此慮事而爲謀者也。方今湖波不揚，商舶宵濟，無故而談兵，人且見謂迂狂。設不幸有叩關宵柝之儻，國何以爲守，卽亡論朱鄧之爲守將。

度有能如張如揚雀者乎卒然有雀存跳梁之虞兵
胡以爲戰卽亡論常廖之爲戰將度有能如王如伍
者乎蓋墨子重商而存宋魯連飛矢而下聊城彼非習
爲馬上者猶然畫奇筴而標茂功矧韜鈴之士以纓
纓干批爲業者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三十七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董雲中士開參閱

汪司馬大函集

疏

汪道昆

薊鎮善後事宜疏

薊鎮事宜

自大虜款首後身段未絕大臣延是閱視八事併舉何如汪公奉使歸上此諸

疏

臣惟今之邊務莫重于薊當事者之所經畫建議者

之所講求無遺策矣昆以愚昧奉使行間官守雖異



汪司馬集

薊鎮事宜

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于身親而邊務實繇于目擊，欽遵 勅諭，臣若的有所見，亦許據實奏聞，謹以薊鎮善後事宜，條爲十有六事，冒昧以請，伏乞採擇施行。

計開

一、準功罪，臣惟薊設督臣自庚戌始，時乘軍事積廢，草創未遑，重以虜患頻仍，狼顧不給，柄臣債帥，中外相蒙于時，督責雖嚴，姦利滋起，法僅行於總督撫鎮，罰不及於分部偏裨，往者庚戌釁開，乘我不備，其後聚兵儲餉，殫海內之財力，以奉一區，蓋庶幾乎有備。

矣。虜中歲糜至，至則飽歸。當事諸臣，豈智力盡出虜

下。邊人謂中國失策。大者兩端。其一則罪罰不平。其

變置太亟則一有過議不暇設施而罷後未肯復然則備舉是備之策

一則變置太亟故也。比年分布春秋二防，各分信地

及疎矣

在兵備。居常則職整飭，遇警則職監督。在副總兵叅

將遊擊分區別職防禦。遇調則職應援。有成命矣。夫

守備不設，策應失機，其罪無赦。夷考往事，督臣棄市

者二人，撫臣論死者一人，謫戍者一人，鎮臣歿戰者

一人，棄市者一人。其他以罪去官，什居七八。而監司

部將，意氣自如。雖或以罪行，旋即嚮用。監司部將，既

非文網所該，繇是而玩愒陵夷，尾大不掉，監司自挾
刀筆，關白所部，足以持境內短長，眈眈然芥視諸將，
而蔑視督撫，部將往往附聲勢，干督撫主將之權，其
或不從，輒布蜚語輦轂下，及虜且急，當事者檄部將
赴之，反唇語曰：「乃公負越行間，轡車且至，行矣，我安
能戰？」比失事，當事者業已抵罪，此輩猶復在軍，代者
至，率以姑息收人心，或有力爲之先談，而此輩進矣，
以監司則如此，以部將則如彼，雖有殊才，莫措其手，
此罪罰不平之說也。虜騎卷甲長驅，且深入數千里，

鎮靜制之務在以全取勝使邊臣各得專心致志因

時制宜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乃今能者在事願

以不御御之

一止流言臣惟三輔四會之區訛言易熾邊將錮于

積襲憚于更張喻訛成風黨同伐異甚者高距長喙

睥睨總督撫鎮之間怙勢借資于進務入或不得逞

輒以流言中之輕則毀其官常重則誣以反狀雖其

言止于智者大率不行脫或喜新聞而過聽之則在

事者懼矣臣請通行申儆境內諸將務在共濟時艱

如復誣上行私造言生事前項奸徒據有實跡即行論劾罪在正使比依匿名告言人罪科之庶幾正人心息邪說是非不紊上下相安邊事之利也

一治標兵臣聞薊鎮始設總督分部薊西于時主客精兵悉在西部而密雲標兵強矣巡撫分中部治遵化其標兵強者半之總兵專備灤東標兵具數而已先年餉無定額密雲獨優遵化次之灤東僅僅不給乃若諸路有失罪在各營而督撫標兵不受罰臺工並興大衆畢發而督撫標兵不受工寬假至矣比臣

會閱湯泉則密雲標兵有未成伍者及乘便閱密雲則聞金鼓有未知坐作進止者遵化標兵守灤東虜薄窟窿臺且退矣諸軍乘勝追襲而標兵獨留虜犯桃林南北兵斬獲三級諸援兵皆未至而標兵獨欲攘一級爲功夫督撫在邊境則境內莫非其兵藉第令用兵則諸兵之功罪莫非其功罪此輩自挾親附驕惰相成居常則違約束棄甲兵遇事則避艱難擇便利頃臣部署額兵手正其籍號標兵者易名援兵春秋兩防亦必分發各路意政坐此夫練兵者總理

之責。標兵者諸部之倡。近議客兵入踐更。則總督驗視分別具奏。而班軍選練亦在此時。雖節制出自軍門。而責成宜先主將。臣請令每年二月七月。總兵預赴密雲駐劄教場。先閱上班兵馬。分別等第。即送軍門過堂。乘此時比練密雲標兵。簡不勝任者爲之變置。不用命者悉照軍法。事畢過遵化。會同巡撫比練標兵亦如之。巡撫就近過三屯營照例會比本標兵馬。完日撫鎮通將殿最及行過實跡咨呈總督。另疏隨上班兵數等第奏聞。即今督撫與主將同心。宜必

將吏功罪以聞邇者督臣僅課薊昌而不及遼東保定蓋自隆慶元年始夫督臣置身文武將吏之上總攬于四千里之間惟是操柄在耳請自今始凡三鎮兩防功罪照舊歲終俱聽督撫會題庶人心一而權不移於事便矣及查浙福故有總督而福建巡撫特給旗牌兩廣見有總督而廣西巡撫特給旗牌蓋節制雖受於督臣而便宜亦可以從事因而底績者亦多矣乃今薊遼保定巡撫未請旗牌下之則懼受任之難勝上之或以威權之不易假耳說者又謂在薊

則督撫同境在保定則久不稱兵。惟遼東日在戒嚴。尤不可不給。夫遼東則誠然矣。薊事近以東防爲急。就近調援。撫臣職之。保定上衛京師。內防竊發。外備深入。不無事矣。合無比照福建廣西撫臣事例。均給旗牌。使諸臣皆得奉將天威。制勝閩外。尤便事也。

一明賞罰。臣惟論功行賞。宜必察其所繇。功繇發縱。指示則邊臣居最。自此而下。賞有差。功繇衝鋒決戰。則將士居最。自此而上。賞有差。法也。頃時虜警猝至。主者遠不及聞。功或出於材官。而賞必先於在事。假

令他日失備。罰亦如之。臣嚮所言往事是已。臣請自
今論功罪狀。勿取具官。功必覈其本謀。罪必按其專
責。如此則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賞一人而千萬人勸。
罰一人而千萬人服。夫非兵之至要也與哉。

一寬中制。臣惟政有經權。兵有奇正。經正則有定法。
權奇或無定形。九邊二防章程具備。本部先期申飭。
該科因事指陳。無庸贊一辭矣。然此則經政之經也。
兵之正也。藉令有事。則虜形未可逆睹。軍事未可豫
謀。邊臣以身親之。猶懼不給。先朝每聞薊警。發言

盈庭顧邊情必信宿而後達。廟謨亦必信宿而後行。比檄下邊臣業已去虜數千里矣。即猶可及揆之事變不啻徑庭。掣肘則害成。從心則渝命。兩端首鼠復何可爲。頃臣出入薊門。虜數東伺。臣方與諸臣會議。亦時時屬目灣東。比見傳烽。則報警與報捷俱至。四月有警。撫鎮就近兼程赴之。總督方議遣兵。虜業已遁去。邊臣守在邊境。猶或呼吸變態不同。假令中策之。徒勤遠畧耳。雖當局或不若旁觀。而百聞終不如一見。臣請自今而後。如或薊以警聞。朝廷一以。

諸衛奉之。固非難事。及邊事起。抽發召募。並行。正軍既皆赴邊。餘丁又皆赴募。即有一二老羸。救死不贍。重以歲例柴炭。畢致逃亡。總計歲例柴炭。不過六七千緡。方今歲竭中國之力。以奉薊昌。顧又歲竭薊昌之力。以奉後府。即歲用不可缺。其將如此。俾獨何議者。謂各省都司。歲有公費公用銀兩。大半爲各衛所豪猾侵匿。漫無稽查。第行各撫按。遞年就數內徵取之。仍以省分大小爲差。多者六百。次五百。中四百。少則三百。行都司各二百。每歲都司進表。即令親解武

庫司取數易盈。無庸加派。此一策也。又謂山海居庸。紫荆倒馬等關。舊制亦隸後府。歲計關稅。當不下六七千緡。居庸屬之巡關。今改他用矣。東西各關。則佐薊遼保定巡撫軍費。固非常經。第通行改納武庫司。原用之數。聽各巡撫另行處補。如或歲入乘除不給。聽總督動支主兵。扣存餉銀益之。又一策也。

一重嚴關。臣往議額兵。直以山海關路。舊額兵少。稍增益之。比閱遼東。出入其地。則負山阻海。獨立嚴關。保薊扼遼。最爲要塞。地重兵薄。旒議增兵。卽會督

撫諸臣議俟新軍從便撥補月糧布花即就額餉內
通融支給不必更增應候類題允行以便遵守及照
各關莫重於山海故特遣部臣守之迄今註選職方
司主事一員職專譏察臣遇管關主事任天祚詢問
便宜則云先年遼東稍饒逋逃者少比歲兵荒相繼
遂多越關即當關窮詰得情具文遞解彼中巡撫輒
以公文無印遂致持疑往返不收卒無歸着殊爲不
便臣稽令申部屬出守關者比照差出巡按御史事
例特給精微批事重故也及查居庸紫荆倒馬各管

關同知通判近已各請關防而部屬駐守重關尤爲喫緊亦應比照各關事例一體請給

一據險隘臣閱曹家寨舊邊則自黑谷關外山高壓城雖有邊臺猶難固守且三十里孤懸如帶深入胡地中顧惟諸寨營城在焉原無民社土地內自將軍臺南山起至吉家庄北山止相去僅七百丈足以扼其吭而塞之于此兩山對峙衡爲城七百雉經接邊城即築七臺據險以守雖虜至百萬無能爲矣臣請以舊邊爲外險防守如常新築爲內險兩存不廢即

以本路額兵分布。不必增兵。但本路遊擊正統提調一員。今增內。險。應于吉家庄增一提調。應給廩糧料草。併入額餉數中。若信地額兵。聽總督分定。又查得太平寨擦崖子提調一員。計分邊七十里。其間人力單薄。備廣難周。西則燕河提調二員。舊稱治邊百二十里。其後分割臺頭路。而燕河一路。已有提調二員。重之以將官。臨之以協守。計所轄邊不過六十九里。相沿至今。臣請以擦崖子界內自白道子起。至白羊谷止。共十二里。割付燕河。則官不必增。而事易集矣。

一濟衝煩。臣惟國初疆理大寧諸司，繇元故道西則古北口。東則喜峯口。皆爲通衢。以故古北口則有石匣。喜峯口則有古城。皆爲軍驛。迄今則石匣不通驛。使惟邊臣歲一至焉。至則惟取辦輿夫八名。餘無所與。而諸豪軍影射於此者多矣。古城僅通屬夷入貢。亦無他端。自昔相沿。不遑損益。該鎮近該總督駐劄密雲。繇密雲而東五十里爲太僕庄。又五十里爲熊兒谷。繇此而外則入邊。內則入薊。恒必繇之。熊兒谷卽係邊營。原無應付夫馬。行者憑藉聲勢。將官不得

已而勉應之。本營隸牆子嶺地方。外切西虜屬夷。久絕撫賞問謀不通。萬一疎虞。去郊關僅百餘里耳。查得石匣去太僕庄僅七十里。應以該驛移置太僕庄。蓋自此而西則密雲。東則將軍營。南則平谷縣。皆爲適中。驛原有驛夫。聽總督衙門量撥馬匹。可謂腰站。止令應付夫馬。若廩糧鋪程中火。仍舊一無與焉。該驛邇年影射軍丁。聽總兵官清查。照例抽選操練。又三屯營舊有灤陽驛。原額夫馬數少。應付不敷。行者又或橫索於本營各將官。亦非事體。應以古城驛併

歸灤陽驛，協濟煩難。灤陽去喜峯口九十里，如遇貢夷出入，仍令照舊赴彼應之，亦非難事。

遼東善後事宜疏

遼東善後

臣惟薊遼表裏相依，不啻唇齒。語提封則薊居其重，語役備則遼當其難。故遼安與安，不然則否。近年專設總督兼督薊遼，得之矣。顧自聖祖開疆拓地，併治九邊，邇來力詘舉贏，不遑辦給。由是薊先遼後，從事愈難。臣嘗從行役，熟計之，稍得其槩。惟條十議，昧以聞。

內附三條

計開

一增折糧。臣惟故遼地斥鹵多。市中露積。且烽火罕至。邊地則皆菑畲。故月糧折色。每石僅二錢五分。非故薄之。價止此耳。比者歲凶寇虐。不殍則殤。宅無居人。澤量野齒。蓋七年。往矣。遼迄今。出沒境內。無日無之。側足畏塗。不絕如綫。雖有負郭。無敢出耕。重以終歲露師。丁壯悉皆受甲。幸而一生九歿。猶或不饜糟糠。假令生齒漸孳。非枵腹不可粟。價累倍而軍糧仍折二錢五分。隆慶四年以前。什缺五六。五年以後。什

缺二。三。一旦有警。諸軍奮挺赴闕。徃徃以身殉。公家養之。雖或寡恩。而用之則皆效死。有士如此。其忍負之。臣查各鎮折糧。薊昌以七錢計。保定以八錢計。薊州永平馬料舊例。每石二錢五分。視遼東折糧等也。臣以密雲昌平伊邇則皆四錢。隨請月加一錢。以均仰秣。顧今敢戰效死。者曾不得與樞下同仁。臣何辭以謝多士。然以司農告匱。又何敢殫。中國以奉遠方。照得兩河備邊。各有緩急。自歲十一月迄于春二月。虜乘冰急河東。共計之。則四閱月耳。自歲五月迄

於冬十月虜無日不窺河西共計之則六閱月也臣請各照戒嚴時月每月加給折糧銀一錢是在河東則人給四錢在河西則六錢餘月不給除金復無警及選鋒各支行糧不加外計河東官軍四萬四百二十五員名河西四萬二千七百三十員名每歲共該加銀四萬一千八百十兩行據戶部管糧郎中王念開報山東布運二司尚有未解銀十五萬六千八百五十八兩二錢七分八厘四絲八忽五微俱在近年原非積負似易陸續催解即以此數照依前數加給

大約將支四年、自後如或境內平寧、年豐穀賤、折糧仍舊、否則仍將以後年分支剩省存之數、或行量加、或聽時議奏請、

一便給發、夫遼軍艱食之狀、臣已槩言之、猶未也、遼地脩衍二千餘里、廣寧乃在河西之中、管糧郎中部署於此、去寧前五百里而近、去開原險山千里而遙、各管衛赴領折糧、近者或三宿至、遠者率旬日至、卒然而遇虜騎、又復遶迴、此難以日計也、至則各齎兵備道印信公文、先赴巡撫衙門掛號、又越信宿、比投

部司告領率以部運未至遣歸是行者未獲一簞之儲而旬月之聚糧盡矣夫是行者類皆軍中豪猾力能願指諸軍歸而宣言我行往返皆淡旬費且盡賴貸母錢得歸耳某氏收責必倍子錢若等他日領折糧我當扣若干以償齎用是諸軍未獲一簞之儲業已什去其一再至不得行者居者皆如初則什去二三矣三至不得行者居者又皆如初則什去四五矣折糧月給二錢五分歲無全給諸軍曾不得什五如之何其不饑而灰耶臣愚願乞天恩診念窮邊饑

士既司農餉額，歲無所加，獨發年例以時。庶克有濟。臣查得薊密永昌四道，並設戶部分司總督，遼東巡撫，即不得上例軍門，猶得以下例各道。自今凡隸本鎮軍餉解發部司，即具數關白巡撫衙門，相與計議。務在酌量多寡緩急，以次分發各邊，聽巡撫檄下該道。方具印信公文，依期差官代領，往來仍給應付護送，以免疎虞。該道即將發去折銀，委官同各營衛照冊給發，徑取印信領狀聽候查盤。如此於國計不費而軍興庶亦有資，非小惠也。

一濟清勾臣惟項年分道清軍御史專備薊遼遼東尺籍空虛待兵尤急居未三載解到新軍二千四百有奇加惠而安集之強弱皆可爲用先該巡撫通行各衛凡遇新軍入伍即日造冊支糧部司則以額外無儲槩不准給新軍無所借貸不效則逃勢之必至者也夫御史奉天子命周行民間焦神極能窮搜厲禁即得一軍幸矣民間娶妻僉解路費軍裝無慮百金故一軍出則一家敝一伍出則一里敝夫旣竭民膏血遠自數千里外致之顧獨惜升斗之需曾未

及脫裝而驅之去。臣周閱兩河，徃徃見新軍殊處號泣道路，亦嘗與部司言之，大都新例甚嚴，部司日以節省爲事，他不遑恤，伏乞凡遇解到新軍，巡撫每名先給安家銀一兩，河東聽分守道，河西聽分巡道，委官安插，即以着伍之日爲始。部司照冊支糧，應否增糧，聽該部從長會計。各軍各聽該道驗選，老弱者填實城堡，精壯者分發車營，庶幾清勾不爲虛文，而營伍稍得實用矣。

一習戰車，比者遼倣薊法，廣寧遼陽各製車營，其製

則用車輪取其輕狹易舉每軍六名運車一輛每營用車三百輛計用軍一千二百名先是暫借各營步兵徒取旦夕具數人無固志業無專攻終爲虛車何益於戰臣與撫臣會議車營皆用新軍不足則墩軍多者抽一二名補之又不足則餘丁多者掾一二名補之二營必得二千四百名足矣各委專官管練大較以一年爲期新集各軍日事其事何所仰給如支月糧如例每名日給行糧銀二分一年共該銀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兩就于戶部客兵銀內支給一年之

後練有成功。有警預調，仍給行糧。無警放歸。行糧即止。夫然後戰車足用矣。

四障固路二條于全道形勢俱為詳明

一開障塞，臣閱遼陽迤東據總兵官李成梁揭議移建六堡，其一為孤山堡，其五皆屬險山。夫孤山去靉陽堡百里間，日與酒馬吉堡讎塲堡尤近。先年建堡於此，添設提調戍之，土瘠軍逃，僅存四百，易以守堡日愈不支。去堡東三十里有沃土一區，地名張其哈刺，仰子舊為賊首孟州塔張擺夫所據，今悉為墟。其地當虜四衝，扼虜溫洞之口，則靉陽酒馬吉讎塲皆

爲內地請以孤山堡軍移建於彼則南赴鞏陽僅五十里北赴鹹陽僅三十里非惟聲援易及重以肥衍可耕則皆戍守之利也險山最爲極邊東南接寧東堡江沿臺東接大佃子堡東北接新安堡靉陽酒馬吉先任巡撫王之誥建議特設叅將駐守險山由是虜患少紓誠爲得策顧五堡亦皆內地地乃不毛軍無可耕難與持久出險山一百八十里亦得沃地五區曰寬佃子曰長佃子曰雙墩兒曰長嶺曰散等皆爲邊衝塞外地曰松子嶺曰乾灘子曰短錯江曰十

岔口曰青崖子。曰文大人營。曰鍋兒聽。皆虜衝也。巡撫王之誥先議築寬佃子堡。以駐叅將。則其本謀。緣力訕時艱。草昧難于經始。拓故堡以安新集。漸次圖之。積有歲時。及今乃可從事。請仍以險山叅將部軍。移建寬佃子。以扼松子嶺乾灘子二衝。江沿備禦部軍。移建長佃子。以扼短錯江。仍以守堡官領軍百名。應接朝鮮貢道。寧東堡軍。移建雙墩兒。以扼十岔口。青崖子。文大人營。三衝。新安堡軍。移建長嶺。以扼鍋兒聽。大佃子堡。移建散等。接應長佃子。各堡互相聯

絡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五六十里。凡此昔皆林箐幽
翳。虜可蔽形。出沒無時。遠戍莫能追捕。今則門庭禦
寇。其險與我共之。且土地饒軍食。可漸給。視舊五堡
尤爲得所。依焉。加以孤山則六堡矣。計以舊堡遺之
附近居民。新工取之。各堡軍力。治陶于舍。採木于山。
其或軍力不敷。聽撥回部協濟。通計六堡合用軍夫
一萬五百名。各計工一百八十日。每名每日量給粟
米一升。鹽醬銀三厘。共該米一萬八千九百石。銀五
千六百七十兩。每堡聽巡撫選委督工官一員。日給

廩疏銀二錢共該銀二百一十六兩併以防修軍夫
城堞丈尺磚灰數目修建次第工役程期一一開報
到臣臣隨會巡撫張學顏亦符其議比臣閱視當塲
面詰險山各部官軍一聞遷移莫不稱便竊惟地利
之肥磽地形之夷險業已相懸工料之易辦人心之
樂從又復相副且主將力任其事撫臣謀亦僉同况
用錢糧不多。祇緣本鎮無措合無照數請發脩邊銀
兩以共廩疏鹽醬之需粟米行營糧郎中就近支給
聽戶部發補是役也中國無亡矢遺鏃之勞一舉而

拓邊一百八十里何利如之計大事不惜小費此之謂也

一固邊疆項臣覆覈遼東邊工亦既次其功賞以請夫以遼視遼功倍于昔以遼例薊又或不然蓋禦寇于堂奧不若禦寇於門庭薊之臺牆門庭之守也遼之路臺路堡亦足以利收保通往來然而農不得受田士不得稅甲守在堂奧其如虜何臣嘗以此詰諸司諸司無有應者臣又以寧前與薊邊接山形大畧相同薊之守邊有明驗矣顧今虜伺寧前日急寧前

邊事日危。非直遼受其敵。抑亦震于其隣。顧終棄地利不收。此難與持久也。臣不得其說。則屢詰寧前兵備僉事李松。隨該本道親勘所轄沿邊地方。西自鐵場堡臨關起。東至椴木堡沿河止。計邊地四百六十六里。于內爲堡者二十一。爲口者六十五。當虜極衝內除大險山二百一里。不通馬步。不用臺牆。仍中險山一百四十三里。應剗偏坡。每里約給犒賞軍夫銀三十兩。平川漫坡一百二十二里。俱應築牆。每里約銀八十兩。依牆造大敵臺八十六座。大水關臺二十

八座每座約銀二十兩。通共計銀一萬六千三百三十兩。大約照前修工舊例已足完工。西翼山海可以鞏上都。東接廣寧。可以藩北鎮。軍兵咸利。地方永寧矣。臣惟僉事李松之議。蓋亦有見於薊之得守而因以圖全。據其所區畫。亦既周悉。但做薊新例。則每臺之費將什倍之。即計臺工爲費二萬二千八百矣。做今保定新議。臺工畢而後及墻壕。在戍官軍。就彼修守。其工費無容倍議。如議計墻壕之費。凡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兩。亦爲不多。合而計之。則三萬六千七

百六十兩足矣。倘以寧前久坐危急。且爲東路襟喉。如數請修邊銀。當事者爲經久計。此一舉也。遼之守。什得二三。不啻也。自錦州以東。少險阻。然東不數百里。接三岔河。此盡西河而畢收之。所謂六月之防。有賴矣。計其地平行。無山可乘。即令三倍寧前。殆亦十萬之費。此再舉也。遼之守。什得六七矣。河西旣守。而後可以闢地聚民。外攘內安。寧有出此。乃若脩復邊外。遼陽開原舊城之地。自廣寧直達開原邊。縮而援。不迂兵兼而備。不寡外當水草。內掩膏腴。此則什全。

之謀兩河之完策矣、

一處逋逃、臣聞自昔遼東年饑役重、軍民竄伏山東海島、漁海以居、率皆避重就輕、往而不返、先年在彼、既非土著、或不相容、在此則官司有繫屬、戶族有催科、猶或可及、山東近議收爲寄籍、已奉 欽依、始而計口三千、自後又復千人往矣、遼東邊民因其賦役偏重于海隅、乃今逃者既得依歸、無復顧忌、自是則官司不相統攝、戶族莫敢誰何、故遼人之視彼猶福堂、視此猶囹圄也、觀望連引、境內一空、豈惟害遼亦

將薄勦撫臣之議如此。而苑馬寺朱奎者，歷陳其說，
纒纒凡數千言。大畧謂事當會題，不圖山東執一隅
之見，以爲定論。就事論事，其不可者三：一議遼東嚴
禁海口，以杜續逃，似也。顧自江沿臺以迄山海，計海
岸千里而遙。居民以海爲生，安能一切廢舟，以絕口
食。有舟即可通近島。近島即可轉山東。殊塗同歸，何
必海口。假令沿岸置守，必陳邏卒數萬人。海不容舟，
則居民立稿耳。一不可。一議遼人取貼軍裝糧差，必
繇陸路。似也。然自遼東而赴山東，航海不旦夕可至。

陸路相距三千里，往返非三月不能。彼以一夫一戶所得不滿錙銖，計其行資得不償失。二不可。一議遼人越海者，許寄庄遼人執送官司，似也。頃巡撫牌差千戶何其忠等調船運木造車，楊汝明等入島徵銀撫賞，彼中邀截綁縛，徑送巡察海道公差監收，官船沒官，乃若自此續逃千家，不聞一人捕獲者。三不可也。遼人賴寄籍爲逃逋之主，又賴厲禁以塞追捕之門，叢爵淵魚，若或歐之矣。由此而居者辦納無資，則賦役愈重，賦役愈重，則逃逋愈多。竊恐始則羈縻，久

將竊發殆亦非山東之利也。臣嘗莊誦 會典凡各處招撫外郡人民在境居住許令寄籍將戶丁事產納入圖家納糧當差仍于戶下註寫原籍貫址軍民匠灶等戶及收籍緣由不許止作寄籍名色如違所在官司解京發口外充軍欽此。臣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以此爲防懼脫免者之滋起也。今竊爲遼東山東計之議起發則力不行兩舍之則法益廢且衆不可激故不得已而以寄籍收之。是所以爲山東者則善矣。至若遼東受害誠如兩人者之言及今不圖何

以善後查得遼東原隸山東同省。至今民運猶存。必以一體視之。始知疾痛害事。遼陽城內設有副總兵。仍設都司三員。事省而官冗矣。請以管捕都司一員移駐山東登州府。專管島民。與山東備倭都司協同行事。凡遼人赴取軍裝糧差者。先赴各道告給明文。徑赴都司掛號驗明。方許入島。島民如復輟轍。聽告各都司會問施行。如無明文者。即係續逃。各都司協同捕獲。解回原籍。島民但以見獲。續逃出首者。聽各都司預定賞格。每名口量給賞銀若干。其銀即以山

東原議各島船稅支給之各都司置簿開報循環聽
遼東山東巡撫查考歲終通將捕獲及首出續逃人
數類報各巡撫衙門如果緝捕有功聽巡撫具題陞
賞各都司俱聽遼東山東撫按舉劾俱受各撫鎮節
制其管捕都司必自遼東境內推用然後督責易及
休戚相關然猶必倚辦于巡察海道一一就近督察
之亦聽遼東撫按舉劾乃為有濟夫然則犬牙相制
血脉貫通在遼東既紓目前之憂在山東亦彌意外
之釁矣。

八座、每座約銀二十兩、通共計銀一萬六千三百三十兩、大約照前修工舊例、已足完工、西翼山海、可以鞏上、都東接廣寧、可以藩北鎮、軍兵咸利、地方永寧矣、臣惟僉事李松之議、蓋亦有見於薊之得守而因以圖全、據其所區畫、亦既周悉、但做薊新例、則每臺之費將什倍之、即計臺工爲費二萬二千八百矣、做今保定新議、臺工畢而後及墻壕、在戍官軍就彼修守、其工費無容倍議、如議計墻壕之費、凡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兩、亦爲不多、合而計之、則三萬六千七

百六十兩足矣。倘以寧前久坐危急，且爲東路襟喉。如數請修邊銀，當事者爲經久計，此一舉也。遼之守，什得二三不啻也。自錦州以東少險阻，然東不數百里，接三岔河，此盡西河而畢收之，所謂六月之防有賴矣。計其地平行，無山可乘，即令三倍寧前，殆亦十萬之費。此再舉也。遼之守，什得六七矣。河西旣守，而後可以闢地聚民。外攘內安，寧有出此。乃若脩復邊外，遼陽開原舊城之地，自廣寧直達開原，邊縮而援不迂，兵兼而備，不寡。外當水草，內掩膏腴，此則什全。

之謀兩河之完策矣、

一處逋逃、臣聞自昔遼東年饑役重、軍民竄伏、山東海島、漁海以居、率皆避重就輕、往而不返、先年在彼、既非土著、或不相容、在此則官司有繫屬、戶族有催科、猶或可及、山東近議收爲寄籍、已奉 欽依、始而

計口三千、自後又復千人、往矣、遼東邊民困甚、賦役偏重于海隅、乃今逃者既得依歸、無復顧忌、自是則官司不相統攝、戶族莫敢誰何、故遼人之視彼、猶福堂、視此、猶囹圄也、觀望連引、境內一空、豈惟害遼亦

將薄薊撫臣之議如此。而苑馬寺朱奎者，歷陳其說，
纏纏凡數千言，大畧謂事當會題，不圖山東執一隅
之見，以爲定論，就事論事，其不可者三：一議遼東嚴
禁海口，以杜續逃，似也。顧自江沿臺以迄山海，計海
岸千里而遙，居民以海爲生，安能一切廢舟，以絕口
食。有舟即可逼近島，近島即可轉山東，殊塗同歸，何
必海口假令沿岸置守，必陳邏卒數萬人，海不容舟，
則居民立稿耳。一不可。一議遼人取貼軍裝糧差必
踈陸路，似也。然自遼東而赴山東，航海不旦夕可至，

陸路相距三千里，往返非三月不能。彼以一夫一月所得不滿鎰銖，計其行資得不償失，二不可。一議遼人越海者，許寄庄遼人，執送官司，似也。頃巡撫牌差千戶何其忠等，調船運木造車，楊汝明等入島徵銀撫賞，彼中邀截，鄉縛徑送巡察海道，公差監收官船沒官，乃若自此續逃千家，不聞一人捕獲者，三不可也。遼人賴寄籍爲逃逋之主，又賴厲禁以塞追捕之門，叢爵淵魚，若或毆之矣。由此而居者，辦納無資，則賦役愈重，賦役愈重，則逃逋愈多。竊恐始則羈縻，久

將竊發。殆亦非山東之利也。臣嘗莊誦 會典。凡各處招撫外郡人民在境居住。許令寄籍。將戶丁事產。納入國家納糧當差。仍于戶下註寫原籍貫址。軍民匠灶等戶。及收籍緣由。不許止作寄籍名色。如遼。所在官司解京發口外充軍。欽此。臣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以此爲防。懼脫免者之滋起也。今竊爲遼東山東計之。議起發。則力不行。兩舍之則法益廢。且衆不可激。故不得已而以寄籍收之。是所以爲山東者則善矣。至若遼東受害。誠如兩人者之言。及今不圖。何

以善後查得遼東原隸山東同省。至今民運猶存必
以一體視之。始知疾痛害事。遼陽城內設有副總兵。
仍設都司三員。事省而官冗矣。請以管捕都司一員。
移駐山東登州府。專管島民。與山東備倭都司協同
行事。凡遼人赴取軍裝糧差者。先赴各道告給明文。
徑赴都司掛號驗明。方許入島。島民如復較轆。聽告
各都司會問施行。如無明文者。即係續逃。各都司協
同捕獲解回原籍。島民但以見獲續逃出首者聽。各
都司預定賞格。每名口量給賞銀若干。其銀即以山

東原議各島船稅支給之。各都司置簿開報循環聽
遼東山東巡撫查考。歲終通將捕獲及首出續逃人
數類報各巡撫衙門。如果緝捕有功。聽巡撫具題陞
賞。各都司俱聽遼東山東撫按舉劾。俱受各撫鎮節
制。其管捕都司必自遼東境內推用。然後督責易及
休戚相關。然猶必倚辦于巡察海道。一一就近督察
之。亦聽遼東撫按舉劾。乃為有濟。夫然。則犬牙相制
血脉貫通。在遼東既紓。目前之憂。在山東亦彌意外

之憂矣。